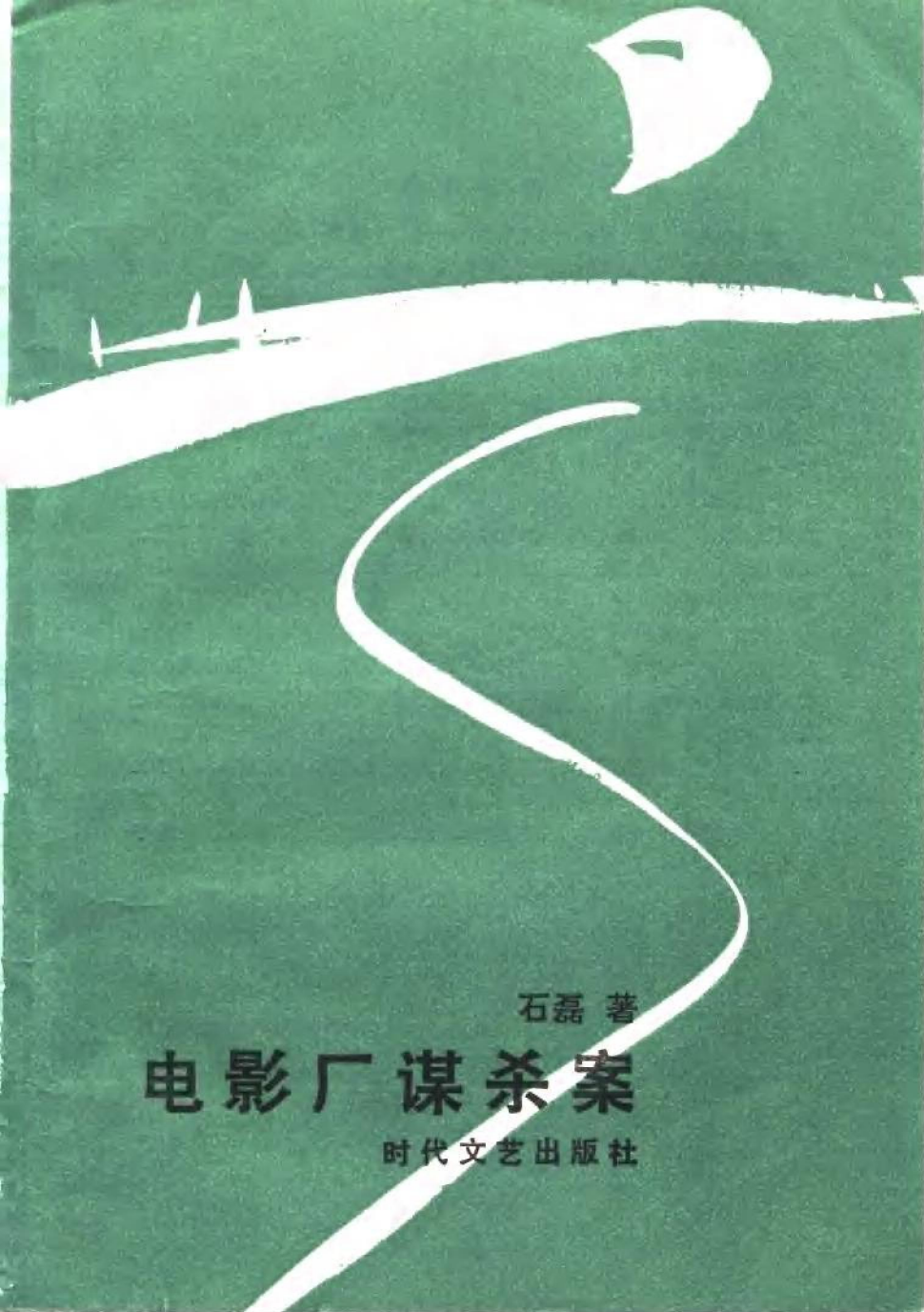


电影 厂谋 杀案

石磊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石磊 著

电影厂谋杀案

时代文艺出版社

电影厂谋杀案 DIANYINGCHANGMOUSHAAN

石磊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王笠若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19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印数：56,1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389·128 定价：2.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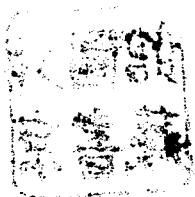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六部中篇法制侦破小说集成。《电影厂谋杀案》中的女明星林玫，带着新婚后的愉悦，来到摄影棚中的水银灯下，准备完成《梦》的最后一组镜头的拍摄任务，便同新郎修文去度蜜月生活。恰在此时，该片的导演却中毒身亡，她的新婚丈夫修文也中毒入院抢救。接连两名男人中毒，一名身亡，一名生命垂危，使人们自然想到了林玫和修文今天下午举行的新婚便宴！时隔不久，老导演钟明礼又被毒死家中。在这“桃色新闻”此伏彼起的电影厂中，在那些能将假戏演真的红男绿女中，辛秋和他的助手们，破获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血案……

《隐蔽的复仇者》将风流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副市长涂为群，以其作风正派，为民办事而饮誉市井，但却裸体被杀死于席梦思床上，现场染血的乳罩、三十多个没了舌头的鸡头，将案情引向了一个专爱吃鸡舌头的年轻女人……

《装骨灰的塑像》将向读者讲述一桩奇异的案件：两名歹徒将一名身着银灰色连衣裙的女郎尾随至北山游区的林丛之中，当他们欲火难捺地扑向女郎时，却发现这位倩女变成了“死倒”！歹徒顿时魂飞天外，夺路欲逃时，被我公安战士发现，与此同时，女尸却不翼而飞。几天之后，竟又复活于闹市之中。经过种种曲折，终将女尸复活案的背后所藏匿的重大文物走私犯罪案，白于光天。

其他三部小说，将把形形色色的侦破生活，阴险狡诈的情杀因果，披露于读者面前。



I247.5

3090

3

目 录

电影厂谋杀案 1

“猎狼”在行动 55

钢丝上的芭蕾 110

女大学生之死 161

装骨灰的塑像 211

隐蔽的复仇者 267



B

471428

电影厂谋杀案

一

灾难的阴云，拖着恐怖的闷雷，悄悄地诡秘地涌向这帮人的头顶。然而，这帮天真烂漫、往往幻想多于实际的青年男女——影迷们心中的“太阳”和“月亮”，既没些许的预感，亦无丝毫的觉察。不过，实在不能怪罪他们，生活就是这样——既有主旋，亦有变奏，谁料得到呢？

他们没有迎接任何不幸的准备，却对赢得辉煌的成功和崇高的荣誉信心百倍。五光十色、假可乱真的摄影棚内，这一帮，那一伙，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交织成对《亮眸中的梦》颂赞的协奏曲。他争着说，某某行家认为《梦》可以在今年的银幕上鹤立鸡群，压倒群芳。她抢着说，某某领导对《梦》极为欣赏，赞不绝口……都那么煞有其事，庄重认真，都那么激动，兴奋，陶醉不已，仿佛他们已经站在了令人瞩目的领奖台上，举起了耀眼的金杯。

当然，就象生活没有单行道一样，人们的话题也不会如

此单调。有些人议论了一番，似乎精神上已经得到满足，便又开辟了第二战场，想用他们的聪明和诙谐去捉弄和戏谑新娘子。她是《梦》的女主角，下午刚刚举行过婚礼，叫林玫。长得也真象蓓蕾初放的玫瑰，丰姿秀逸，楚楚动人，又是带“刺”的。忸怩，羞怯，似乎天生与她无缘，她落落大方，谈笑自若，幽默中蕴涵着尖苛、尖苛中又不失友善，巧妙地回击着一个个挑战，弄得对方不是进退维谷，就是满面羞红，很难捞到什么便宜。

不过，并非人人都那么欣喜欢愉。起码有两个人与这愉悦的气氛很不和谐。副导演钟明礼独坐摄影机旁，爬满皱纹的、颧骨凸出的、干瘪的脸上阴沉沉、冷冰冰的。微闭双目，一言不发。他笑的时候不多，所以人们也就不以为然。女演员尚小雅也独自在一旁踱来踱去，瘦削的脸上现出一种病态的苍白，闪亮的眸子里满是惶惑不安，娇小的身子时而还有些瑟瑟发抖，隔会儿，便要抬起手腕看看表。她平素虽不象林玫那么泼辣爽快，但今天的情绪也实在是过于反常，不能不引起有些人的注意。

林玫摆脱了纠缠，走到她跟前，关切地问：“小雅，你怎么了？”

声音很轻，尚小雅却受了一惊，浑身一阵颤栗，“没，没怎么呀。”想掩饰，却愈发显得心绪不宁。

“是不是‘范有病’又欺负你了？”

她连连摇头。

“那你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真的！就是头稍微有点痛。”象为自己的话作

注脚似的，她摸了摸额头。“小林，几点了？”她突然问。

林玫抬起手腕看看表：“七点三十五。”

“不是说七点拍戏吗，方导演怎么还不来呢？”尚小雅的声音顿时高了八度，显然是有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不象话！”钟明礼悻悻地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方导演家有电话，打通了，可惜没人接。

“去方导演家找找吧。”尚小雅闪着渴求、焦虑的目光。没人应和。谁都清楚电话没人接意味着什么。不过，尚小雅却相当固执，“还是去找找吧。也许他睡得太实，电话铃唤不醒呢。”她大概这么说了至少不下三次。

终于，这话起了作用，钟明礼对一个男演员说：“你去找找。”

忽然，门被撞开，急匆匆地跑进两个小伙子，是另外一个摄制组的，告诉林玫，她爱人修文方才拍外景时突然发病，是中毒，正在市医院治疗，让她马上去。来人很不高明，拙劣而又极力地想要掩饰病情的严重程度，结果反倒人们的心灵上加重了病情的可怕性。

林玫惊愕得脸上失去了血色，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稍顷，就象一阵急遽的旋风冲出了门外。

那个奉命去找方导演的男演员，怔怔地瞅着钟明礼，眼神在问，还用去找吗？

钟明礼赌气地一扬手：“算了，甭找了！唱主角的走了，导演来了也是干瞪眼。简直糟糕透了！”

“老钟，背后讲我们老方什么坏话呢？”方导演的爱人古

莉，带着勉强的微笑，走进了摄影棚。看上去，她顶多二十五六岁，其实已经三十大多了。她长得很美，在这帮各具姿色的女演员中，也属佼佼者。

钟明礼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这么晚了，老方咋还没来呢？”

“还没来？”古莉很吃惊，皱起了眉，“我六点半离开家去拍外景的时候，他还说今晚要把最后一组镜头拍完，很可能很晚才回家，让我别等他。他怎么没来呢？怪呀！没让人去找找？”

“找啥？”钟明礼怨气十足地说，“你还不知道吗，林玫的爱人中毒住院了，还能拍戏吗？”

“可以拍没有林玫镜头的戏嘛，我去找找。”她把目光移向了华晓敏，“小敏，你陪我走一趟吧。”然后又压低声音同华晓敏耳语了几句什么。

华晓敏有些羞怯地冲门外努努嘴。

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叫辛秋。他是华晓敏的恋人，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自从华晓敏被借调到电影厂来拍《梦》，她曾多次约辛秋来看拍戏，辛秋都婉言拒绝了。今天傍晚，她又给辛秋打了电话，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古莉大姐让你今晚一定来，她想见见你，也让你看看我拍戏。今晚拍最后的一组镜头了。”他一再推脱，她再三坚持，说古莉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想见见他，如再继续推诿，实在让她为难。“好吧，别得罪了导演夫人，砸了你当电影明星的梦。”他幽默地说，妥协了。不过，他有附加条件，不准她声张，她也应诺了。

她悄悄把他带进了摄影棚，并把他安排在门边一个角落的阴影里。他可以看见灯光下的人们，而那帮人却很难发现他的存在。乍初，他最留意的便是林玫了。看着这位漂亮的新娘子那泼辣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说：“到底是演员，真够厉害的！”后来，尚小雅惹起了他的注意。她那惶惑不安的神情，藏头露尾的掩饰，明明知道几点却问林玫的异常举止，非要去找导演的过分执拗……他总觉得这中间象有什么隐秘。

听见古莉让华晓敏陪她去，他便悄悄地蹿了出来。

古莉一见辛秋，含笑的目光打量片刻，说：“嗨，不但是个出色的侦察员，还是个超群的美男子呢。比咱们厂的那些奶油小生英俊多了。晓敏呀，你真有眼力，有福气。”

辛秋很有些窘，也不大舒服，只笑笑，想让自己表现出谦恭和热情，却难于掩饰勉强应酬之色。

古莉同他寒暄了几句，无非是问问她早已从华晓敏嘴里知道的那些——他的年龄，他的家庭，然后，便把话题转向了修文中毒一事，叹息着说：

“今天本来是修文大喜的日子，没想到竟中毒了，咳，太不幸了。”

华晓敏也同情地叹口气。

电影厂的西侧，这两年盖了不少奶黄色的六层住宅楼。其中有一栋规格最高，一色四室一厅，带浴池的，与西大门只隔一条横路。这是对后起的导演、剧作家、名演员们的重视和优待。

方导演家就在二门二楼的二〇三号。紫檀色的房门虚掩着，确切点说，是没关严，室内的光亮透过狭窄的缝隙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划出一条倾斜的直线。在楼道上，古莉就不无抱怨地说：“连门都不关，真是个马大哈！”到了门前，她谦让着说：“小辛，你是第一次登门，你先请。”

推辞不过，辛秋只好先走了进去。登时，敞着门的灯光雪亮的书房里，向他的眼前扑来一幅惨景：长条沙发上，仰歪着一个男人，鼻孔，腮边，白衬衣上，满是血……方导演已经死了。

惊诧片刻，古莉想扑过去，辛秋冷静地拦住了她，“得保护现场！”

很快，刑警大队大队长谷雨带着几名侦察员和各种技术人员，闻讯赶来了，拍照、勘查……法医初步验尸的结论是：中毒死亡。

坐在另一个房间里哭泣不止的古莉，听到这个消息，不胜惊愕地说：“中毒？今天是咋了，怎么都中毒呢？”

辛秋一怔，闪出沉思的目光……

二

静寂的办公室里，辛秋和他的两名助手——何立伟和邹逸群，谁都一言不发，似乎在刚刚结束的案情分析会上，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还有焦急地等待，等待市医院的电话。

目前掌握的线索极其有限：

——方导演死于六点半左右，确属中毒而死。所服毒药是“AB缓”。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剧毒药，服用两小时后才发作。

——方导演死前用过的所有器皿中，均未发现这种毒药的残痕，也未发现他人指纹。

——现场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脚印。

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家对脚印都最感兴趣，认为此案应该由此入手。辛秋赞成此举，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番打算。这得助于他今晚去了摄影棚，耳闻目睹了一些似乎与本案无关的情况。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尚小雅那异常的举止。她为什么对方导演迟迟没来表现出特殊的关注？为什么固执地非让人去家中找？莫非她知道方导演已在家中被害，或有什么预感？……他的脑海，不时地盘旋起古莉的那句话：“今天是咋了，怎么都中毒呢？”方导演傍晚参加了林玫和修文的新婚晚宴。修文与他又都中毒，是不是有人在新婚晚宴上搞了名堂？……他分析，方导演家可能是死者被害的第二现场，而第一现场可能是新婚晚宴。这样，就应把侦察的重点放在新婚晚宴上，当然不应忽视第二现场的那两个脚印。

大队长谷雨表示，如果修文也确属“AB缓”中毒，同意他们的侦破方案，辛秋立即给市医院打了电话，催促他们马上化验。现在就等化验结果了。

电话铃响了。三人为之一振，以为是市医院打来的。辛秋操起听筒，传来的却是华晓敏的声音：“小辛，古莉大姐想跟你谈点情况，有时间吗？”

“有。”辛秋毫没犹豫地说。他想，这么晚了，古莉要来访，肯定与导演之死有关。

古莉确实为此而来。她满面哀愁，随着华晓敏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小辛，我看，老方的死肯定与修文的中毒有关系。”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辛秋问。

“在今天的晚宴上……”古莉闪出追忆的目光……

电影厂院内的内部招待所，二楼一套豪华的房间里，弥漫着新婚特有的气氛。修文和林玫在他们的临时新居里，举行新婚晚宴。

宽敞的客厅，基本保持了原貌：除了临窗摆个写字台而外，四周都放满了沙发。临时又加了些折叠椅，足能容纳三十多人。晚宴很简单，冷盘、糕点、啤酒，果汁等等，摆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客人们围坐一圈，边饮边谈，有兴趣的还可以在屋中间的地上跳跳舞，倒也别具风味。

古莉下午有事，本不想来的，但她担心因此会助长那些流言蜚语，便跟方子言定妥下午四点一定准时赴约。她几乎分秒不差地按时来了，方子言却迟迟未到。新郎和新娘显得有些扫兴，甚至有些焦急。古莉也暗暗抱怨他不该不来，担心有人会借此说咸道淡。

临近五点，方子言终于来了。将散的宴会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钟明礼建议：“方导演姗姗来迟，应该罚他喝点白酒。”晚间要拍戏，宴席上没设白酒。修文当即从壁橱里拿出一瓶，满满地斟了一杯，恭敬地递到了方子言面前。他毫未

推脱，接过杯来就想一饮而尽。古莉怕他影响晚间拍戏，但在那种场合又不宜公开干涉，灵机一动，急忙拿起一个空酒杯，同时夺过了他手中的酒杯，麻利地将酒一分为二，给修文递去一杯，嗔怪地冲方子言说：“你这个人真不懂规矩，主人向你敬酒，你哪能光顾一个人喝呢，总得跟主人一道喝呀。”

修文如临大敌似地连连摆手，仓皇后躲。林玫怔了片刻，随机应变地替修文接了过去，象耍魔术似地把杯中的酒又往方子言的杯里倒了不少，然后递给修文说：“你就陪导演喝了这杯吧。”

修文被迫无奈，只好接了酒杯。方子言与他碰杯之后，一饮而尽，可他瞅着杯底微微晃动的酒，又咧嘴，又叹气，有人讥诮地说：“就那么丁点儿，将够抿嘴唇的，喝了吧，又不是毒药。”

修文苦笑着说：“豁出去了，我舍命陪君子吧！”说完，很痛苦地把酒喝了下去。

与此同时，放在桌角的那瓶酒，被林玫碰到地上，摔碎了……

“婚礼上摔碎东西，是很扫兴的事。可是，林玫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我当时就觉得很蹊跷，现在才有些醒悟。”接着，古莉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我把酒分给修文一半，林玫和修文都那么紧张？为什么林玫又把酒倒给了老方不少？为什么老方和修文刚刚把酒喝进去，林玫就把瓶子碰打了？我看，那瓶酒大有名堂，很可能事先放好了毒

药，他们想在宴会上寻找机会逼老方喝上一杯。我将酒一分为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是，林玫估计微量地喝点，不会引起中毒，同时又能掩人耳目，便仗着胆子让修文喝了一点。林玫怕别人再要白酒露了马脚，也想销脏灭证，便把那瓶酒当众碰打了。”

三名侦察员，无不闪出惊讶，甚至是有些钦羡的目光。她简直不象是在叙说凶手的罪行，而是象一个富有经验的侦察员，在进行令人折服的逻辑推理。

电话铃响了。辛秋随手操起了听筒，“我是刑警大队。化验结果出来了？什么？‘AB缓’。”

辛秋沉思着放下了听筒，问：“修文和林玫为什么要害方导演呢？”

“一言难尽啊，”古莉流露出满腹的哀怨。“我估计，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林玫也不会情愿下此毒手，肯定是被修文逼的！”

“修文与方导演有什么恩怨吗？”辛秋问。

“说来话长啊。”古莉深深地叹口气。“假如前年老方不去北京，去了北京不坐修文当售票员的那趟汽车，也许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当时，老方将要开拍《山那边的云》，正为男主角发愁。无意中遇见了修文，选中了他。他成功了，一举成名。他对老方感恩戴德，老方对他也格外器重。俩人成了师生般的忘年交。

“去年春天，老方开拍《亮眸中的梦》之前，和钟明礼去北京挑选女主角。修文听说了这个消息，竭力荐举林玫。林玫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他的恋人，在北京一家商场当营

业员。老方和钟明礼见到林玫以后，认为她不很理想。于是，当即决定分头物色人选，老钟去天津，老方继续留在北京。一心想当演员的林玫，眼见希望将成泡影，便想利用一个姑娘所拥有的特殊条件达到她的目的。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想出各种名目——跳舞啊，游泳啊，逛公园啊，赏古迹呀，形影不离地缠着老方……可叹一生清白的老方，终于没经受住诱惑，成了色情的俘虏。这件丑闻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厂内传开了。

“修文听说以后，忙给林玫写信，让她谢绝老方的邀请，不要前来拍片。并且也委婉地同老方谈过，让他另选演员。然而，老方和林玫都执意不听规劝。

“林玫作出了牺牲，欲望也得到了满足。她终于当上了《梦》的女主角。不过，他们的关系并没就此终结，表面上收敛了不少，暗地里却愈陷愈深。排外景的时候，他们公开在一个房间里鬼混……修文听说以后，没少跟林玫吵嘴，险些断绝关系。结婚的前一天，修文还嚷着要杀死老方呢！”古莉用过分夸张的表情说明着严重的程度。

辛秋一震：“请你把这个情况详细谈谈。”

古莉推辞说：“我也是刚听晓敏讲的，还是让晓敏说吧。”

华晓敏说：“昨天傍晚，我想去看看林玫的新房布置得怎么样。刚到门口，就听修文忿忿地说：‘不！我不能忍受！他坑害了你，也欺侮了我，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林玫苦苦哀求：‘你不能那样，你不能听信那些无耻之徒的谣言……’声音都不高，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敢进去，又怕发生什么意外，急忙找到了尚小雅，让她陪我去看看。不过，我没

跟她讲我听到了什么。这回，屋里有说有笑。我们进去一看，林玫和修文显得那么亲近，似乎并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很纳闷，但我跟谁也没谈。方才，我才跟古莉大姐讲了。不过，我总觉得，林玫和修文好象都不是那种心狠手毒的人。”

古莉叹口气，说：“平常心慈手软，一涉及到男女关系，往往也会铤而走险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如果那瓶酒不摔碎，现在拿来一化验，就铁证如山了。”

辛秋沉思一下，问：“碎瓶碴子倒在哪儿了？”

华晓敏说：“倒在楼下的垃圾箱里了。”

辛秋冲邹逸群说：“小邹，你跟晓敏走一趟，把碎瓶碴子取回来化验。”

古莉也随她们一道回去了。

很快，邹逸群取回了碎瓶碴子，送到了技术室，鉴定结果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出来。她说：

“古莉同志建议，是不是把林玫和修文监视起来，免得发生意外。”

辛秋皱眉沉思半晌，说：“我看，暂时还没那个必要。你们的意思呢？”

两名助手对视一眼，点点头。

三

就象这个多雾的早晨，眼前的景物都变得蒙蒙胧胧似的，凌晨接连发生的两件怪事，给导演之死一案罩上了扑朔